

加爾各答是印度華人最集中的地方，東郊的塔壩小鎮被當地人稱為「中國城」。上世紀50年代，中印關係處於蜜月期時，塔壩曾一度繁榮，工商廠商舖林立，聚居的華人達萬人以上。中印邊界衝突後，兩國關係走向低谷，塔壩華人數量銳減，如今居住這裡的華人已不足2000人，傳統的皮革業也走向衰落。塔壩小鎮的歷史變遷，折射出半個世紀以來中印關係的跌宕起伏。隨着中印關係再度回暖，這座中國城會迎來又一個春天嗎？

大公報記者 李理 原曉暉 辛甜



坑窪不平的道路，年久失修的房屋，在泥濘中奔跑的孩子，塔壩和加爾各答市郊的其他地區似乎並無太大區別。只有偶爾可見的中文招牌和中式楹聯，才會提醒我們這裡就是印度最大的中國城。

#### 50年來華人數量銳減

名為中國城，其實在路上能見到的中國面孔並不多，路邊做小生意或駐足閒談的，絕大多數是印度人。「我小時候，這裡的華人至少有1萬多人，現在估計不到2000人了。」在塔壩經營中餐廳的謝應興說。

65歲的謝應興是居住塔壩的第七代華人，祖上是廣東梅縣（今廣東梅州）的客家人。他的中餐廳名為「碧寶思」，餐廳內懸掛着紅紅的中國結和紅燈籠，用麻將牌作桌號，中國氛圍濃厚。謝應興說，他「曾祖父的曾祖父」就已到了印度，「當時還是清朝時期」。

據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者涂華忠考證，印度華人定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東印度公司時期。當時第一批中國人飄洋過海來到加爾各答，並在這裡居住下來。此後100多年，為躲避戰亂，更多中國人來到印度，並逐漸形成了塔壩這樣的華人聚居區。上世紀50年代，印度華人曾突破5萬人，其中漢族超過2萬人，大部分居住在加爾各答。

1962年中印爆發邊界衝突後，印度華人的處境惡化，生存空間受到擠壓，大批華人回國或移居他國。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中印關係都處於低谷，華人的處境未有明顯改善，華人的數量銳減。

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當地華人表示：「中印邊境衝突時，我們過得非常艱難。富裕的華人都逃到加拿大、香港等，貧困的華人不得不留在印度。」

#### 傳統皮革業走向衰落

導致塔壩華人數量下降的除了政治因素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，就是華人傳統從事的皮革業的衰落。

皮革業和以皮革為原料的製鞋業曾是加爾各答華人最主要的職業，鼎盛時期加爾各答有200多家華人皮革廠，每天處理的皮革量佔全印度的五分之一。華人的皮革產品不僅銷往印度各地，還出口海外。

涂華忠認為，華人皮革業能在印度蓬勃發展，一是因為印度和鄰國巴基斯坦是主要的牛羊皮生產國，有着豐富的皮革資源，另外跟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也有關係。「在印度，皮革業和製鞋業被視為下層種姓的職業，大部分印度人不願意做，因此華人進入這個領域比較容易。」

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，華人從事的皮革業遭受了沉重打擊。由於皮革廠污染嚴重，加爾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最高法院1995年開始下令塔壩地區的皮革廠搬遷到20多公里外的皮革工業園，否則將科以重罰。限於資金和技術，只有少數規模較大的皮革廠進行了搬遷，大部分華人皮革廠停業或改行。

謝應興的中餐廳就是由皮革廠改建而來的。在經營中餐廳之前，他是一家皮革廠的老闆。「時代變了，做了25年的皮革，也只能改行了。」謝應興說。

由於塔壩華人的子女大多數都比父輩的文化程度高，會講流利的英語，再加上傳統皮革業的衰落，印度當地的就業率也不高，因此年輕一代紛紛選擇移民海外。

謝應興說，他的女兒已經入了加拿大籍，而他的外甥，一個學廚師的年輕人，正計劃去美國找一份工作。

#### 華人盼中印關係升溫

儘管傳統經濟受挫，但由於華人普遍聰明勤勞，轉行比較快，仍然留在塔壩的華人，生存狀況其實並不差。大部分華人的生活水平明顯超過當地的印度人，家境富裕者有房、有車，有的還僱有傭人，印度富人有的，他們都有。

涂華忠說，以前由於政治因素影響，再加上從事印度人看不起的「賤業」，印度華人的社會地位一度比較低下，生活圈子也比較封閉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隨着中國國力不斷強大，中印關係趨於緩和與改善，印度華人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，與印度人交往時，也變得更加自信。

謝應興至今仍持中國戶籍，這在塔壩華人中並不多見。他說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，他曾經申請加入印度籍，但被拒絕了。前幾年，印度政府通知他可以加入印度籍了，但他已不想改了。

「以前中國人確實受歧視，但現在好多了，印度人對中國人友好的還是佔多數。」謝應興說。除了中餐館，謝應興在塔壩還新開了一家賓館，有三十多個房間。賓館的電視能夠接收十幾個中國衛星頻道，目標客源顯然以中國人為主。我們到賓館參觀時，賓館大堂的電視正在播放CCTV7的農業節目。

謝應興說，9月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的時候，他非常關注，看了很多新聞報道。他相信習近平和莫迪都是很有魄力的國家領導人，中印關係一定會向好的方向發展，中國人到印度做生意和旅遊的會越來越多，他的中餐廳和賓館的生意也會越來越好了。



# 小鎮興衰折射中印冷暖

從商舖林立到破敗不堪



▲塔壩中國城居住的大都是印度人  
發行量僅二百份的《印度商報》

原曉暉攝

## 《印度商報》：頑強求生的中文報

在塔壩，有一份僅在當地發行的中文報紙——《印度商報》。這或許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小的報紙，發行量僅200份，均為訂戶，每份售價2.5盧比。

這份報紙已頑強生存了40多年。據介紹，《印度商報》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由塔壩華人社團「廠商理事會」出資籌辦的，員工加上社長總共只有四人。過去報紙全靠手工抄寫，人工排版。2005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向報社贈送了一台電腦，這份報紙才開始變成打印。

在謝應興所開的寶島迎賓館裡，我們看到了一份出版日期為九月二十二日的《印度商報》。報紙的紙質很差，印刷簡陋，只有文字沒有圖片。

報紙的第一版是國際新聞，第二版是中國新聞，包括習近平將會見香港工商界領袖、颱風「鳳凰」浙江登陸、拉薩新增就業情況等幾條新聞，第三版是小說和保健，第四版是幾條港澳台新聞：

香港大學輔助金分配結果出爐、澳門

娛樂場禁煙、澳門航空成立20周年、颱風「鳳凰」襲擊台灣。

這些文章顯然轉自中文網絡，並不足以讓人產生強烈的閱讀衝動，2.5盧比的售價也顯然並不足以維持這張報紙的運轉，但這張報紙卻奇跡般存活了下來，而且自從創辦以來，每天一期，從未中斷。

《印度商報》的發行人叫張國才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們沒有見到他。他的弟弟張世才告訴我們，這份報紙發行量最高時曾達到七百份，當時有很多皮革商在上面做廣告。近年來因為皮革業的衰落，廣告收入已微乎其微。現在的報紙，主要靠當地華人資助。

據說印度原來還有一份中文報紙叫《印度日報》，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創辦的。因資金不足和其他原因，《印度日報》2001年已經停辦。

或許，在塔壩華人的眼中，培梅中學停課後，《印度商報》已成為一個不忍割捨的文化符號，是這個曾經繁華的「中國城」僅存的文化記憶。



▲培梅中學目前僅有一個中文補習班



## 唯一華文學校人去樓空

沿着泥濘曲折的小路，我們走進了印度目前唯一的華文學校——培梅中學。

學校的主體是一座三層的教學樓，外牆醒目位置題寫着「培梅中學」校名，落款為台灣著名政治人物嚴家淦。教學樓看上去有些年頭了，牆上的白漆已斑駁，門窗也已破舊。教學樓後面，有一座被雜草和積水覆蓋的操場，約有一個足球場大小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我們在學校裡並沒見到學校應有的書聲琅琅的情景。「學校幾年前已經停課了，只有一個補習班在上課。」正在學校禮堂裡與幾個中年人閒聊的當地華人劉國康告訴我們。

劉國康說，塔壩20歲以上的華人基本都在培梅中學讀過書，他本人也是培梅中學畢業的。「現在這裡的華人大部分都走了，剩下的孩子也差不多都去讀英文學校了，開不了課了。」

據介紹，加爾各答原有6所中文學校，上世紀60年代中印關係惡化後相繼倒閉，培梅中學是僅存的一所。上世紀50年代，培梅中學的學生曾達一千多人。當時不僅有中學教育，還設有完整的小學課程。學生一般是小學畢業後，再去讀英文

學校。中學畢業生中，有不少留校當了老師。據說印度華人中，中文講得好的大多畢業於此。

在劉國康的帶領下，我們在二樓的一間教室裡找到了他所說的中文補習班，一個年邁的老師正在教三個華人孩子讀寫。看到我們，老師二話不說，從課桌抽屜裡拿出一張紙，上面有手寫的四個大字「謝訪問」。

「因為學校的地產歸屬有糾紛，這幾年一直在打官司，老師不願意跟外面的人交流。」劉國康解釋說。

在當地中餐館工作的張世才也是培梅中學的校友。他說，現在當地的華人小孩更喜歡上英文學校，願意學中文的越來越少。雖然塔壩華人在家裡交流基本還是說客家話，但孩子的中文讀寫水平已「相當淺」。

曾經輝煌一時的培梅中學，目前已人去樓空，變成當地華人偶爾聚會或舉行典禮的場所。在學校二樓的布告欄裡，一份落款日期為2011年4月26日的通告仍張貼在這裡，主要內容是當地佛光會希望借用培梅中學禮堂舉辦佛誕盛典，並邀請校董們參加慶典，「同證法身，得大自在」。



▲塔壩街頭正在搬運皮革的印度人  
原曉暉攝

原曉暉攝

